

棗

林

雜

俎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羅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聖文祠

漢壽亭侯

白眉神

諸葛武侯廟

晏公

宋相公廟

東華洞仙

神樹

文昌

碧霞元君

玄武神

雷廟

李衡公廟

岳武穆廟

蕭公廟

利濟侯

宮亭神

雪冤紀神碑

貞婦著靈

曾銑

王秋

尾蹶

蕭觀察

延安地飯

楊鐸

輪迴所

朱大誠

沈招遠

神燈

徐銘

劉兆元

楊繼盛

土地陰譴

周如砥

陳夢璇

王立轂

沈壻鳥鳴

葦舟

婁東冥判

張耀采

知城神誕

豐縣迷鬼

蔣國華

朱之椅

張生

說鬼錄

松潘人骸

妖異

藏經志怪

金龍邵氏

毛女

舟葉

琵琶亭怪

妖履

顧鏞

郭基

歌鬼

城隍神

魯汶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怪

關揚

贛榆妖

立志充

素娥詩

魯府童子

魚妖

浮提國

豕言

鷄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叢贊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槍

宋氏烏巢

瘦孩復興

龍騎兌馬

象山妖異

徐達

替身出家

良鄉帶

多學

從征日記

僧道不衣綾羅

鎮海衛指揮

張泌

狀元母

御史乘驛

經筵

審錄

聲鐘

學魁

蒲壽庚子孫

綠幘

葉好文留犢

徐呆廝

勅主簿

喪麻

僉客

學錄直講

黃麟題牌

六鰲縣誤

胭脂匠

南京不打五更

外道留勅

崖山紀功石刻

偽夏陵宮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樸

陸氏占產

應聲病

武宗徵行

新城王氏

易刻

祠廣文

文飾

總督體統

庫碣

食書官

王越

楊守陳金坡稿

端宏名宦

先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張孟賢

十老會

犒市

雲南三天子

香稅

朝議

薩琦變俗

古醋

杜進

陳祠樸像

相國父不祀鄉賢

胡僖神助

李宗道

三通鄖陽

盛瑞明同鄰

慶成王百子誤

北新關稅

行人司藏書

觀場儒士

酒

陳紫峰論學

劣考稱師

方太古

詹傑

藏金變石

王恩民棄妖書

曾氏譜

張大宰遜弟

故官優免

嚴世蕃養子

總兵撻知縣

駱文盛

張烈

張二郎辭官賞

金傑棄官

張承

豫思聰

東洋行縣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十友

田于秋莽像

海鹽煙火

汀人善舟

販海

王希周自刎

吳承恩報仇

汪在前

丁賓

錢若賡

梁國瑞

立樞道娶婦

高儀尊師

陸樹聲

劉臺

汪陵票簿

湯顯祖

申其學

姚弘謨迎事生母

海瑞

邵虎菴

吳稼燈

楊春元

陸平泉論風俗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祝世祿

馮少墟會約

朱中丞誤奏反詩

林兆恩

王述古笏記

郴州象裔

嚴訥

續吳郁文粹

周天球

元輔家幹

王國光

禁殺牛

梅衡湘論友

朱氏世祠主司

趙御史論囚

郭達

蕭如薰杜文煥

盜俠

王元美先生

曇陽子

無賴妄奏

有司重聽

雙乳

徐大相論楚綬

許曾元稿

梅花詩百首

趙文懿墓銘

張九德

虎入城

偶然詠

冥衣

樸豐縣

檇李詩人

卑稱

許令典

陳心得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淮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遵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遜
趙廷弼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瑞

閻揭

周圭

陸完學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騁

虞山後輩

傅冠

戎備

黃汝亨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張鼐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心竅

孫傳庭

阮正中陰德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冕脫囚

收生婦

范允臨書屏

周延儒再召

曹文衡

白樞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蟲秀才

弔沈何山詩

考陵碑石

市瘡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陳美發

王介人還妻

三區方畧

陸澄源刺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弊

訓儲

李陵樹

陳際泰

王漢

陸員外贈妾

江南邊聲

馬五

薦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閻武

復湖

凌駟

丹銀

金箱

吳之俊五議

趙庾

朱積離魂

傭養

誕日疏

人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心

逸詩

嘲錢牧齋

私謚

硃墨預兆

前定

叢林雜俎 和集

鹽官談遠孺木著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舊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五經俎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

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符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
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鵝鳴山
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瘞於山
下謂達於地官一沈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
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
妄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
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冉達之地舊民間知託以神怪楚紀

靈齊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勃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未游苦寒之間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道於橫山人祀之大入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於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衆驚訝教諭梁宗明率衆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頊

錢塘皋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皋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穆宗誌

文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文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嘗見怪配以支明龍王遂釋

瘞使司

瘞鬼姓彭兄弟三人游於廣漠之野古帝王裔也凡運劣者遇之輒病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大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瘞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啓乙丑沁水故縣鎮蕭味道瘦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攝司日輪迴所其嫂變黃牛其腸自償何騰蛟穀八斗尋嫂沒何氏產贊數月斂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盧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

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開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道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本山焉

李誇瑤地記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雖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於山高誨玉女考

岱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涌澈故祀之馬端臨通考又釋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休至唐童泐盡女淪於地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於池內一石人浮出水而出而察之玉女也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於此母亡其女三人願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輒應

立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陶貞白與楊許諸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太和山巔真君殿可三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燒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候室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陳明
鄉無夢圖集

歸安昆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李別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

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鶯筆又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其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關
禮焉已吳坐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為動俄子婦痼疾死第無如尚
書何也沈太學世泊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關廟不利褫神衣研其右臂及攻
城所者死焉賊完像懺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灝夢神禦北兵从兵至知
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於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關廟僧夢神禦敵久馬生蠍蟲求整削驗之良然
吾寧南門內關廟扁未了英雄出鶯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戍主腐東大橋之關廟久矣是日小卒忽

作神語責數其罪戍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
驟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戍主因避他舍其事

予友人目覩

周凱

東甌周凱吳晉間人時橫陽永寧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三江悉
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民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雷廟

予友姚榮夫為高州幕官离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
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雖時小殷屋瓦皆震如近在簷
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丈玉有廟甚威犯者必死廟
門建二高標每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
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

榮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昇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問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土猪兒昇將何之曰往瘞之耳董毅雷公傳攷雷廟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氏陳氏亡子家畜異犬九耳每攘卜其耳動多少為所獲數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圓尺餘捧歸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丈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為本州刺史沒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擎雷水州因以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帕着人面則或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花鏡志

李衡公廟

安吉州李衡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墮石云歲豐之兆
熙寧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
墮石殿像無一墮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闢麗相傳宋曹武惠形過之以偏霸撤其廟
闕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蒸嘗加
虔石置龕中并祀武惠入田者得複瓦修尺有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
常瓦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
高平馮史部養志時宰洛川藏瓦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泮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寓微諷還里以示郡守蕭良
久之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詩証奪壽亡子孫墨

書其他善事朱書也鄰人驚晤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
祠雖壽終亡子自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盧死後魂游崔駰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迎立
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
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徵庭間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待閱
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祈之有應
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成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因疾歸
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國朝封平浪侯按
兩晏公令郡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耶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朝以
子祥叔合祀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有靈異亦祀於
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臨江府志

奉和蕭蘭芳殿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裔孫大任復以神顯啖白石一
拳坐逝遺骸貯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下西洋奉
神命封平浪侯烟霄小說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如此曷從而訂
之質叔向以臺駘問實生當有其人敬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
令其後人皆習禳厭之術

利濟侯

寧宗時尚書兼官修道咸淳二年成神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墮溺之患年四十上下
辱輒着靈異今其地曰金家庄陸米覽勝記一曰有二子痘大因頴
沒身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
歷初封專菟痘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入宋李隱莆田之盜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
因葬焉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志崇禎庚辰進士授懷
盈今在兵充斥仙為書符籙郤之間後福書云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
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盡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碑名如願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分風使
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剛詩云回艦乘波水舉棹逐分風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大樹頗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目曰神樹永樂中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其止甚是禁止祀加封號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弗聽寶錄

雪冤紀異

祭酒汪偉曰南臺侍御革亭沈震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按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手訟牒隨而訴者幾輩君點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弗獲然是時亦君獨見

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駭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質入
間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寃乎對曰往年有頌景祥者為
其景原景昭所害及其子計兒事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
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
異事哉

貞婦著靈

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裝貞婦因詡詩詞
以資謗謠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贊有裹冒者遂有奇褐見蔡潮重
修清風祠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
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懷慶推官卧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
遂引告卒於家嘉靖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構丈苦思賞步入叢冢間見岸鬼語河鬼曰若
何時得脫曰明日菜傭代我矣石塘明日候之果菜傭將浣足阻之夜
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誤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艘災火見楊椒山青巾縞服雙眸炯炯馮午門西角
檻若指揮撲滅狀踰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韓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麗人至云王秋英字澹

容楚人元末從父官值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吟詠明年
寒食祭墓即出見同歸生子萬歷癸巳以緣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廬石井村某怙訟窩抗城十三營巷醉而洟土神祠前已悔而禮謝
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羹一札於爐當訴汝城隍廟益戲也夜夢
神曰汝自裏自攘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闢公行撻汝二
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簾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適觸之
墮簾上怒之逮酒家悞及某撻二十則道關世教也

髡蹕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侍各假寐髡忽蹶起偏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戶
髡追出格於戶相抵詰旦人集嘆以犬血髡始摸不決月受吸者相繼
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督見語

海寧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卮忽躍起諸人越日俱死父尚在孝廉朱近脩說

周如砥

即墨周礪齊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崇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縞衣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斂其應嗣者有歲友來候經三衢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卻也因入杭之官舍出曰大門見拒乞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悞觸篙工聽懇陳氏悍奴遂推溺之行

里許晴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日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難逭也掉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無恙且日茲池許某善人也可謁之遂霽夢瑩如其言謁許某

延安地飯

萬曆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盜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穀

萬曆戊午新淦令臨海王立穀入觀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衣夜搘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猛悍主坐曰爾丙辰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薄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在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階兩巨麓俱縣牘并平日戲筆在焉各驕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黑次白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寢微主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好生編反社倉卷也餘不

盡見主座曰當損明廷年鑑使抉目而寤聞鶴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
即乞休持誦歲日愈王自有記立穀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曆丙午榜俞廷讓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在遷免
歸卒且卧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隸許之亡何易鐸冠始大怖
賙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我易鐸也為楊氏借尸今返魂
無歸所矣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光錙以殯

沈臂鳥鳴

海鹽沈某貧亡賴聽野鳥啁鳴各效之酷肖人因以侑酒有徵賈挈之
姑蘇偶鳴於錢店中富子遣僮市絛久不至訶之曰肆主聽人禽鳴故
遲我我非遲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人悅留其監所
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日未起家監扶戶入沈某猶鼾也日夜若白

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駢坎室中窖金俱鴟沈某及富人女名
蓋富人亡子止一女遂以壻沈

葦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橫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宇先年莫趨橫山中道有
舟鼓檝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
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旦往視登處則亟者縛葦為舟列鼓檝半覆
者也李迄今亡恙李又云誠曹李恃勇士賴嘗於西鹽倉擊松鹽者始
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翼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甦問之云我登舟為
惡少年所擄幸奪免也

朱大綬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闈比舍即同年郭夢言於二十一
夜同聞戶外哭聲寃抑嗚嗚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綬卷其表有鬼

史非無因之語驚為異事李自有記

婁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揭冥府事百日每夕鞠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刊有婁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桐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誣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時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詔兄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兄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參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部考功員外郎弓首矩自縊適滿歲耀采目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二十二夜神燈見海竅郭店鎮可二十刻

鄭城神詛

辛巳山東旱蝗鄭城有神降日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遠近八月亡恙

徐銘

華亭徐銘 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沒且殯忽開目曰異哉有陽必有陰云云遂甦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為公勾事後計開有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鼐次開應死平人一百十名身預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各著某人子或著某人弟防悞攝也未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闢中從卒欲往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當歿於家宦俟之耳主吏冠服如驛宰狀銘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

敗歸越

還里果卒包長明說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時沛縣堅守

邯鄲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邯鄲殺童祀神後冤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衆大諱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豈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樸質先是天啓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嶽廟地皆青碧至今庚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掘事急歸浴而卧土神促程鬼卒

披上馬馬躍而醒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
關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丙寅所見
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謬
曰無端曰荒蕪曰痘瘦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
朝帝令覆冊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
俱金幞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冊訖因
謁闕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尚二十一年閻羅則宋韓魏公琦也辭
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冊期二十七日入
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蕪痘瘦無端三冊竣江陰城隍神墓奏縣重
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謬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
日復甦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平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
隍神三日復甦

顧曠

邑諸生顧曠住橫徑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憩攝入冥司閱籍乃唐
謝小娥身後也其籍青函鈴印詳載復歷近蹟十五歲不注鑄原名義
年二十二時歸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福一歲又明
年收糧重其衡減歲一具增減類如此凡不徑意之事悉載焉寤以語
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
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旦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
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銳之
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令以官不受領為尼乃建寺居之
即報恩寺是也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猗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貞訓導海鹽丁亥十月辛戌子十月降箕
云以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令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憇直崇禎戊寅應試句容有檄以玉兔山司痘廟閼
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訖還家語家人治後事
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不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 父玄有家學好牡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師東家
嘗外醉歸聽擊竹聲啓之見豔女携燈相狎將曙珍贈而別生有詩半
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攷之蓋越女停柩其所
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某生月下清歌急後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寢鶴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放歌或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假優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闋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睂象美給事李毓新諸公者俱前沒誠之正振金鼓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危盤三四頃尚縣委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萬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殤多鬼衣冠雜途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聞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偶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候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復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半月畢工又資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卧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人骸

蕭山來憲副 云松潘沒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獄壻

漢鄭志大山川有獄山小山川有獄壻山獄而有壻則獄可以謂之

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耳 元黃潛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頑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剥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逭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壞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 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卑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誦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未有數終輪與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虛之句成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閭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即堯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閨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疾舍事果不妄次場亦知之生曰果捷某人有女吾當以配若病僕曰我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訛之生曰果捷吾力能得之爾何虞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陰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陰陽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椅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

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鼓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十載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訛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挑匕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火之精名曰閼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彘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春以其名呼

之使人宣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
不迷又一故車之精名曰竈野狀如轂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
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文 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故白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
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
人長五尺五采衣以其名呼則去又臺屋之精名曰西青狀如赤狗以
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于載不絕其精名
曰善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畢所戰之精名曰賓
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之精名慶
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茢棘矢羽以鷄羽射之狼鬼化為
飄風脫獲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圓而無手足以

古道家著
是其道家

其名呼之則去入山之精名夏狀如皺以其名呼之則去入復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无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曰智女狀如美女告道旁告丈夫日我無父母兄弟若人夫娶其妻經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魂則去

魯波

全椒魯波舊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姝喚聞門波用劙斬殊遁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覽狐也後膺貢任萬年主簿勤強扶弱卓有政績全椒縣志

金龍邵氏

嘉靖初盱眙縣石霸集邵氏嘗有妖竊甕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起見中窗大光華輝欲驅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墜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

首大於五斗金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精神畢出之亦金也其
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好始縣志

龍女

海寧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沒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卯棄
之化為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遇旱以筆書符投龍王潭中其
符浮於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徧體有毛言詞異
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魅所為遂題詩云人言毛女住
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卻有郵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頤富壯後牆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與人交

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任其地一日呼入書室語以爾
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乎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
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還署澗水西以
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朱
明虹

舟葉

廣西宋君佑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
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駁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
應毀瓦畫墁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
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觸牕流內室侍女皆怖躍起執之為

龍眼核屠用明說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漫空同輩五六十人有眇丈夫
袒衣露臂偏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滑次夜衷
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岸亡何面印諸人皆瘡

關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崇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關揚不信夜列卒爇炬迨夜
分素婦步月階下闢此曰果冤乎哉宜訴我婦忽自空入隔衣領緣間
簇針如蝟炬頓滅僅焚一蠟婦逡巡欲前遽麾之即隱闢就寢席為針
刺屢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闢引刀秉炬而入有
物相撲刀舉炬熄旦見白狐死壁下

妖復

桐鄉麗巖蘭津讀書召上深衣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宅菴也
嚴疑其祟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貽以弓履果得
之枕上雙燭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榆妖

吳興朱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暑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
也少婦也佯任之且摩且寐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叢刺驚起又老
婦也朱命燭之叢刺怒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
之相格鬪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於牆不可脫僮刃之背白毳
如纏蓋狐孽也

丘志充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丘志充公署有樓多崇閉久矣丘特登之積
塵累寸其妖冠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衙鼓吹或宴樂如此不一

嘗簡丘稱都臺其墨淡留數日字滅丘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
乃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絆者預焉妖雖絕而丘以通賄營開府事
泄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派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杳不見
影世子急尾之忽歧為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秦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某讀書臨平山中畫值歌伎作歌伎琵琶詩吟誦不已俄縞
麗叩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歎其佳詠某愧謝求和素娥朗吟曰歌側雲
鬟尚帶羞聲聲猶唱八甘州歌來無力眉常斂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
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報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裯某
戲請伴笑許之拉住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日如念我可時至也

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示人 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戾寅夏有物空中求飲食
違則見禍懼而享之見黑氣如雲飲噏甚壯屢索不已某以告威威亂
後好養生家言讓以羽士俄拗磚石詬怒而洞庭山隱士施亮 生有
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某訴之城隍神詬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
璽璽清執最有力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
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乎威因檢道藏有
曰凡妖魅為符咒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
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書日歲

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缺紗窗玩賞無已幾無何不覺
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燭爛徘徊久之
少選主人出敘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向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
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
大海予先君以為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才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
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謬忽聞
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
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緩
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鄰觀者蓋如堵云懽笑倍常予亦驚覺已月轉
中庭矣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
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
後有興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予何故

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誼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為後日之驗應思
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黃龍白虎禍燬之弟誼振
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兆云而妖記特奇
從太守贈吳 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刻頃可萬里萬曆間葉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縞賞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顙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平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十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賈紹興投逆旅解裝飯於市且縱步忘逆旅

姓氏失其處僅履微貲而返則鳥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鑑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橐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豕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一作徽人音一作蔚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卻告其夫夫走蘿果然其家亦亡恙

瘡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歐死訟官驗瘡數日有狼啣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一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鶴啣兌馬此非異事中有弊竇鳥能演劇而寸步不移我目觀也一隻矣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官銀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同官婪甚每丁加一兑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曆六年新安汪雲秀東提舉如前例忽一鶴啣兑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裁之僚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中偶觸產室雷雨遂霽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縣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祟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婦見而迓之相與敍禮延入內室問答朗朗有聲供茶畢婦啓曰尊客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

上為舊歲今歲各當遣女翁往嘉蘇貿物家乏主持來相倚婦唯唯備告於姑姑疑婦為祟所感具牲醴賽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祟為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婦熟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耄而容儀修潔不凡其婦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為何怪云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墻至元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弁追獲歸及詢其故兒荷趙元帥鉞簡擊鷹始得活

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駒背各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煙而去以上俱襄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間有如悲泣狀凡三

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屬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曆十五年六月獲嘉辛豐里人王好仁妻帥氏抱兒乳哺忽雷震死所存僅皮骼齒瓶消盡兒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識

叢贊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谿金訓導

云沐英祖饒州贛溪人專棹舟歲莫值地即失路求渡因問其淹落狀聞之留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問沐氏曰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葬囑曰行當有大禍顧

不發也尋爭渡覽人戍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曾水南向日二八居士墓

中山王墓在鐘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皆而厚面目不甚雄偉

李文忠

李岐陽墓規制遜於中山石馬一存其左蔓草間尚木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敍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老先生閣臣不論首次俱授掌院不授翰林學士班爵都御史上出道雙棍值

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靴短衣於洪對
敘書官短衣跪御案西大司禮立案左先敘書以案高敘書官不便也

良鄉帶

京官俱補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坐良鄉易補服銀帶號良鄉
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小者修殺
四之一圓殺亦如之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為黨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翠昌衛指揮使世襲年六十

二著從征日記四卷藏於家未刻述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燮元備
兵隴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紗絲襪子
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紬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
生釋之予兩匹官絹壓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 專掌書記遇春薨 上恩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
分姓上 授鎮海衛指揮官 授山西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手總薛 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圖 上高望救出
之薛首已墮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仆 常熟許
子洛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州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蓋罪其先世導元僉宋也宋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帝遂如潮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着青襍綠幘按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賣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治行為時第一升知定州初以一牛駕車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虧

洪武間指揮徐某廝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墜於河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累徐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祁伯詳曰縣屬府州於民為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佑貳之職祁伯祥今授將仕郎平陽府鮮州間喜縣主簿爾尚恪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為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畜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虔漳潮之間以盤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籩盤簷人稱之曰畲客

學錄直講

國初 上幸大學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白金

黃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莆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冬至祀圜丘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佯狂踢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自天朝效之不既羞乎上曰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上稱善

六鳌縣悞

俞憲登科考文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教魚縣人接漳浦縣

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立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寧悞也又海鹽
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灌縣丞今銅灌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
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焉安陽張氏風範

南京不打五更

宋詩大內五更絕柳破偏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
也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逢
其刻

外道留勑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勑得傳其子孫近
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草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識宋年月

明廣州守閩縣林洋改刻日

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

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璠詩忠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悲
鑄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偽夏陵宮

蓋夏賀南山之東數家紫紫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倣
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崖山崖壁險峭延垣五百餘里上有頽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
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以上俱宣夏鎮志

豈夏鎮人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遼興州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
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韋州在

靈州所城南四十里蠡山城西二十里

庫喝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北為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喝

邢冕

新野邢冕洪武初進士除江寧主簿勵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爨太祖徵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冕出班加賞因聞其軍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令同

尺

周一尺當今浙人八寸當鐵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

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

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多中野以網包盛之母論鄉城婦女及鄰境老幼率尾樵者後競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計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云謂之抱包即甚少立見詳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 寡婦之利者此也

寶錄

高廟寶錄一百八十 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寶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文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

漕艘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鐵釘若干 按宋許元初為發運
判官舟多虧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得稱盤故可以為奸一日元
至紅場命搜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
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蘇松田額

蘇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
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勺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
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
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番陽三使日本

浦城潘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
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叅政落職洪熙初起

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穎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畫名上命繪泌像
開面方其亟命取視之嘗其肖似首肯至再今其家藏有賜像并角端
圖

穎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驥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驥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驥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
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便其
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墨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訊，以為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報書魁字，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刻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丈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稿聞講官在御案坐以手指書所

以不坐缺乞遣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有長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儿一座 英守北狩還時所御也 算此至陽和總兵曹安易以與留几於家

王越

瀋城威寧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罷兔者因竄兔兔逸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甚弗遺跡到人間

慇懃寄與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鄧縣署中丞大山子本畯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於山中即日遁去夫裏毅訃聞遣餘姚王伯安治葬今日蟬脫羽化雖未及赤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裏毅薨後或遇之於太山後其孫往

太山迹之晚遇老人指曰此去不遠從燈竿下往可也望燈竭蹶良久夜半抵家矣則向之老人蓋即襄毅也

萬曆中醒神翁詭王越又天啓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豈足信乎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齊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白首謂不好道易老或伺之則白首者父母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郎君不慧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父忿之命工畫牧暨於座右苦志力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叅政

楊志陳金坡稿

鄧勤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為

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患者固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誅縣黃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誅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一患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卧郵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間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張文足環碧堂集

端宏名官

嘗登端廷救巡按兩浙其大父賓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官杭州守襄
志德曰此厚道也顧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俟去
後圖之及去竟寢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陳瑄守嘉興其大父日休以貢士司論海盜在萬曆初
事遠聲者諸生追祠之名宦此與端宏事正類時無裏守見古今人相
去多矣又天啟中潘汝楨撫浙藩筮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舊
祠何如令出不意強對曰小民感佩廟貌日虔出語人曰舊祠不知在
何所今惟有重砌耳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脹事頗駭師召心之數月不出
遇山東山人言其實其人曰向病此求死道見異即值之忽值一草腹

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之南高峰將食果腹止之食刻許腹雷鳴下大蟲如矢狀如蛇疾良已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樞用小藍煎水飲之即吐其蟲金陵嘵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卒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來刺云等與顧清拜單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人虛齋寄人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觀入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千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鳥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生書稱
跋連牘不作零東如楊一清自名石淙病叟一清拜升之先生道契蓋
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賜額首凌溪先生年大執事今薦紳通問名
刺人牘外又有駢啓萬歷末駢啓外又小啓其詞略簡凡三副楮一全
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疲死何暇
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自有王叟與其姪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廩
扼其吭而燭之故某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
因出黃粱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鯉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塵坌中得一好女

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欣然顙墜遂為天婦今王氏百年
科名貴盛無比謝肇漸五難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康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丈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
儒碩學見之字說者寥寥舌道陵夷亦其一端

原潔

胙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忘
者以藥瘡其音因致仕蔬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葬廬
於墓服闋始合卷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卒人陞贛

榆知縣

家箴

晉江蔡清密箴敬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數篇槩要書
格天之功與於
社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
守抵方壹適多警虎三日兩獲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徵其方之將請裁
體作枕而寢其鐫銘曰非爾體吾何枕非爾鐫吾何寢起視海岱吾安
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

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入立

去思碑於東門其作令箴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羸秦變法縣邑是設
千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 路勇求藝漢室傳
賢循良豈弟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盛德
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遠詳慎是宜撫
字之實惻怛至誠赫赫洋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
不瀆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
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文則
戚党不棄而善惡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操不爽而口過息毋
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和倪不伐而天氣全毋厭薄進鈍以務養量則
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忮人以見直而鬼責

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姦雋能以
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欣羨汰靡以務養否則不競
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卷右威曰遇暴上思以禮臨之則不可犯臨
頑民思以仁悟之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箚思
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
議思修靜而寡珥之則微不悛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則勤公
益至叨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愠思精白
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質以徇之則朝有仗義
之臣即有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伏實之賞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
之則無溢法之罰

易剝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彖周

公作爻孔子十翼說敍雜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朱元晦始定今易爻次彖象次爻文言次乾坤分上下篇敍繫詞說敍雜傳國初易刻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奉化教論成矩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己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賢還里徒行訪人不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乘轎曰宦步行不取人恥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洹詞有感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燧甫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曰勵士師聖賢郤其東脩之間凡四年遷教國子云云

十老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恭政金釧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銓縣丞
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淳 官徐銘威每會奕棋彈琴賦詩

時形圖繪夏邑縣志

女飾

弘治正德初良家此類唱妓自劉長史更仰心警妓之漸漸因龍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安陽張氏風範

稿市

北邊犒貢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綬綺直三十金

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駕駿足必朴買

總督體統

藩憲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庭跪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日公昔為梧州府守且長揖

上官況方伯耶亦長揖不憚以事挫之不為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也王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爺千歲爺夷習如此昔田州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叛責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爾庚守羅定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諸司俸涿州娘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新關稅田若穆騎人也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宋亦有

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寔張鷺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允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制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觀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赴自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始奏事
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
御街北跪讀彈文繼而科道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
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 天子咸口出德音
特宥之以免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翊日早具公服謝午門
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閣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跪傳制云東邊的起去
蓋國初臺班聽持主今雖題定猶徇其例外官候吏部注達考科堂
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榜間之深自色沮此例
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掾吏並用何軒輅乃謂又吏部直房有坐機
止坐甲榜如一榜群集一甲榜坐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各輸公
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延主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葬遵朱文公禮變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其不

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歷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棄者復大者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缶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訖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袁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為俑者誰哉痛乎人情益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於他事哉可發一噱海隅集

瓊州入醞酒不用麴蘖有木曰巖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蘖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靖初臨潁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修短豈彼戶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崔後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樂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母起尅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眾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有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剛風上博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為類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閩門袒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碏殺子不為

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
山之主靜不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溪專受太極於二
程不為私學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客教蓋太極渾然事事物物
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
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緣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
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仆像

丹陽宋陳少陽先生祠東銛鑄汪伯彥黃潛善亦體龜庭下長可三四
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為南戶郎即舟
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
常可託荒庭虧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外頭抵頑石石名斷時
張黃門蓬黃二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寘大竈譚啓劣等啓登嘉靖壬戌進士知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復巡撫勞堪誣執朝選按察司獄啓時正為副使歎曰吾師被構吾不能救而尚仕哉即解組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巖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達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故相嘗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徇今半綸崛起輒靡然趋之萬曆中錢塘機戶傅時冒錦衣百戶其先人某祀鄉賢時貶追奪崇禎中吾竈吳中彥先以布衣納貲武英殿中書舍人其大父璧故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彥敗追奪二贈君雖未叢垢然簪宗之祭政自宜慎

方太古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溪方太古享之脫粟流寢明日陽明報如
山人方曰野人為野人固當公徹候而野吳得毋非情耶陽明為笑喻

胡僖神助

蘭溪胡副使僖性惡殺生嘉靖省試寓潘氏園群蠻數十萬聚於室
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於他所暨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就蠻戒戒革
端不可遂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塗涌如泉注蠻亦絕不見遂高薦
主司謂公四經義殆神助也

詹傑

休寧詹傑松山年八十二鶯未疾長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願一
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益水
置案出瓢中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凡百條沸而藥自離為二倍格拘
子顙搏之壓於石復置之曰局家病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藥衣

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啓扁則異香籠鼻昇水半耗矣將嚴之疑其
非常復扁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啓藥失矣

李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李宗道產鵠以子游土
人不可無抔土故飾之

言子游壻申詳同子游子仕衛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鑑可五十餘金鑑有字方晨卧見四人奔詣曰
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尤物也時兄對寢急呼授之尤亦枕卧明晨兄
弟謀攘於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鮮以示市人猶大鑑也

三過鄖陽

秦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鄖陽巡撫從父從父從夫凡三至

鄖陽父嵩湖江按察副使都御史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金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周
甃甃一小几几上燈一書小冊開視兵書也末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
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更却至於女子則得
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恩民借閱誘之恩民戊辰進士位中丞
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盛端明同鄉

廣東揭陽盛尚書端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吾先世皆鄉一旦舍我去
何所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 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

改胄曾令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悽

晉府慶成王鍾鑑子四十四長子奇湧襲封外一早夭二廢庶人餘四十入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人見玉牒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悽也鍾謐謐溫穆獻徵錄悽端順

王奇湧

張太宰遼弟

仁和張元洲濟其弟濂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輩群向濂揖元洲笑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室譎元洲走至慮寺僧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沒方接散無費故其徒暫出而元洲不知也須臾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耳

故宦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賈曰鄉先輩任公勉之沒未葬里長漏其子弘為養
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程故
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撻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為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詡素廉能謁惟
長揖震筮之二十諸學生聞與震辨震縱僅搏之各毀髮敗面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闈其從兄孝廉錦以屢困公車欲
編修免入庶得應試駕修不聽錦引避恚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姜
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字萬曆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徵時作三字銘不能許盜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諳盜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盜守之以廉唯其然故無愧於天嘗日堂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慈善泗水嘉靖末太守方廉募之僨僂輒級費銀寄庫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廉後撫吳昌予庫金仍辭以乞終上海縣志

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軍如張二郎鶴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寧令崩漢金傑由貢生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撻裁省供應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至家人號泣倉

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

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摶謝棟善所著石湖集稱皆題四
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丰峻骨四溟詩如金闕沿婦雜贈錯
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盡俱弱戊午與謝
子獻寫詩予評其詞盡更窮嗚呼豈知二兆為死之兆前言為仲木之
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頃城縣典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露殊常未幾思
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宣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忽掠

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於周墩分主簿一員駐
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恭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吏曹恭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恭王元美
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湖齊
盟獨主有薪安平山空抱投鞭顧悵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駱文盛兩溪書款山寺十友苔鬚翁松抱節若竹冰雪主人
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采道人菖蒲秋江遠客芙蓉月露主
人梧桐幽芳處士蘭雪華仙蓮嘉善錢塞菴相國土升傳十友茶醒友
鷗閑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策友莫一
蓮花淨友蒲團禪友廬尾談友拄杖老友青槐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

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其二

田千秋葬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擊劍嘗鑄銅像鷄已名氏葬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即神仙也

海鹽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硖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名曰監海鹽縣澉浦鎮兼煙火公事某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見前代綜覈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澉舟入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難倒情最能者為護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誓不外傳也販海

閩粵人賴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六釕泊
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彌島將至舟聲三炮鳥人出
迎登貨於邸主延款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霸張德傑所寓人已
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霸人數盜欲脅之希周不遑夜
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訥菴公山之幼子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為怨家
所訐少年惶急飲酖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陰結力人
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以婦詬婦呼曰爾不嘗以吳王孫殺
某氏乎隣人訟於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矜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忤太守徐
下之獄在前以諸生視案館
日伏謁求解不為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戊辰成進士仕嘉興司理
其去橐餼時未隔歲也太守郊迎素好貨至是歙潔士氏傳誦為一時
之奇士固不易皮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遷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
搆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大綸
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尚有下
第諸公筮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吏巾說好我
益不信即青衿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治句容六年
入觀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史績甚著答曰更三年尤好師相

曰迂闊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單曰句容不當遺遠御史

錢若賡

鄞縣錢若賡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聯捷烹鷄立候人失之時以為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糞判曰若要出侍天突果天啓

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 穆宗永寧安公主素患衄血選時潛然血下司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臨公主婿居見通政司右叅議梁子琦疏中

丘撰遺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撰之子早夭嫁其婦華亭陸給事樹德問及駁之侍郎曰噫柏舟之咏錄於聖人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岳間氣

可概望之人人乎

高儀尊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污染籍手錄不遺舌齶朱舜臣適見之勗以力學因受業馬駒冠巍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至朱氏稍恣時舜臣教諭金壇辛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孙競前其僅曰我相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僅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為我官但我前日曾經為相公

江陵票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正五品簿歲積餘寸許旨極簡切嘉善錢塞卷史官時特彙錄之後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送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陵罷事侍郎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嚴謹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姜宰宣城萬曆丙子義仍過
訪宿寺識梅鼎祚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課寺中有楚客角巾
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
贐焉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懇切至期並寓燕前客果
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自屏後愧之耳沈獨往而退客
人至語沈曰相國善足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雋而宮對
第直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子洽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萬眾敢噪
總憲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智難改善治者貴因勢
而利導毋咈衆以就功又彬州猺人雖竊一鷄必抵命嘉靖末某官
欲改行漢法猺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但檄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次亡何開府經
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曰令來時
邑故多沮洳茭稿也而務閒無事與虜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
之茭稿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甓以巨萬計度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
食今責茭及甓就矣開府太息助米千石再過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曆
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娶婦李氏彙勸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列陽城全

故諱國光謂其福脣死實非也巡按喬璧星疏聞削國光籍所樹石坊俱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削籍門額坊表如故也錢塘太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黨削籍又坐殺人罪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卒官母吏通徐祖母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文

元輔家幹

張居正奴游守禮

申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仕一日即貽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階家居子僕積橫訟牒山積謀於珥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揚湯止沸不如金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久猶假尺一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比曾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以賄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訟炮操變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方境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瓊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
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菴

錢塘邵山人 虎菴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
御丞新建喻楓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虞淳熙詩老作閒
民不負租不濛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
山已無接楓谷拉聲藝苑傾幕繙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坏踰垣之寥寥也

續吳都文萃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華積四袞虎臣即殺賈似道者萬曆時
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萃凡二十袞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燈

孝豐吳稼燈翁晉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嘗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
煥有鮮帶對山人之句嫌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州
判官晚號笠蓋山人易簷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調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
相國駭遼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僅魯司寇僕亦
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遼老儒曰當周公初造
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
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朋相國召舍之而來真過之笑相
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固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富而能
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發錦衣衛帶俸在都督光舉光旦俱錦衣都
指揮使並讀書子禮有父風父卒於京哀毀不勝扶櫬歸葬徒步百餘
里廬墓母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卷己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
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矯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述古作奏自上
述古難之鄭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格

崇邑許繩齋維新侍郎前守松江間風俗於陸崇伯平原宗伯曰無風
俗許訶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為風吾儕效於下為俗天下豈有風俗

彬州象裔

萬曆初貴池蔡太守彬州古有鼻葬處林木翁蔚犯即見崇守歲祭問
之土人云某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役稱姑祖陵數十年
荒蕪猶叨外感

耿楚侗馮慕園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憲公自言

其性耳先生為之悽然馮慕聞先生雖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歎曰
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隸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羣書著三教會編
若干卷老得心疾頗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
兆恩嘗師作小仙

祝世祿

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屬壞見窖金甚富相傳故
宋賈似道造園也喜衝三丈長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
無功獨不至後接臺侈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薦及

談遷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舶私販日
本携人參值十萬金登吾陵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憲模

往捕之盡收其橐囚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模報數
先後多寡不一又分參餉上官如司理宋璣即百二十斤實不能半而
初時捕役者乾沒不與焉其賈多晉人陽城張藐山先生時以大司農
改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
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已而撫按果奏上憲模免官前予在
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政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悞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關白多營太倉王士贊等辟習弓矢或許其反搜
捕手札君實有心追季布蓮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攘鴻謨奏上事下兵
部兵部 伍袁萃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
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萬曆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闡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典
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士大夫於每年正月
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
申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
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單帖後輩於前輩用折柬前輩用單柬
答復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
概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桌一彼此稱呼或字或
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袁小修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與汲汲求友麻城梅中丞衡湘國
楨寄書曰貴城之旁有日中之市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
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柏婆娑委地作虬

龍形東便門外余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

朱氏世祀主司

蘄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

嘉靖壬子鄉舉房考滁州學

正金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績溪胡

父

母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泰和楊

主考大學士華亭徐階侍講學士

高安教

康侯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縣

總裁憲副汲縣潘

監臨御史長垣徐

萬曆甲戌歲進上房考兵部

主事崑山陳

主考大學士金州呂調陽侍講學士尚昌王

從兄

萬曆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洲褚

總裁按察僉事上海王

監

臨御史常熟錢岱康侯舉萬曆己酉房考行人蘄水郭

主考左諭德

龍溪蔣右諭德河津趙庚戌成進士房考沈馬渭南南主考
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圖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壽因

萬曆壬辰進士趙蓋菴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囚有集卒以獄逸代死
先一日獲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李曰當說明
其事候旨庶不枉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史死

郭達

寧縣郭達伯羽萬曆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失明噦退
婚達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曆時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有集行世聊紀其一
新秋呈霽色寒草正丰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

息狼烽坐乏舒籌策天威下九重蕭如薰秋征

朔方才喜淨胡塵又見邊聲急震郊蘿橫行如烈火諸軍堅壁似雲
屯饗冠義切盜蓬命蹻力心雄止受身獨捷三師先報陣保全疆場報
捷宸杜文輝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遠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剽掠見幾箇薄之生曰
遠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賄百二十金贈小黃
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懾彼悍少曰自大尤所來乎生得返里
其兄游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草何足道因叩之老人
曰少作此伎倆令髮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而
且赤老人拈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驚服老人曰平平耳更發柳挺
各二尺置樹端發鏑矢必中裂入立木寸餘矢抨木平過人不朴老人

投弓而歎休矣日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誓第述其名氏猶及免也

晏楊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日七通敵敢任並致厚貲文肅文字徐少參廷梁子未行子夭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廢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詣真駢降非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兩宮俄而狐患不復出靈龜遂絕母未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為紹興某生卒捐千金以女歸之某歸後單門驟侈其橐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以脣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兼吾其人甚恩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欵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墨陽太師傳做唐人南岳魏

夫人傳四明樓炮指其妾鄞縣署集部隆上城隍神誕之後臺灣子祠位雷擊燬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盥櫛輒聞諸行狀隨草一志傳人歲一時出報謁肩輿頤微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缶隨事禮記分投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性恬嘗投箸求處云伎所贈者先生即曰鬱陶思若爾其捷趣類此

王同伯士驥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嘗共讀恬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曆壬午同伯解額第一成進士文肅子辰玉衡嘗過之值其內櫛不即出意不快會達庶常文肅當國謂瑯琊素不以詞林重同伯遂不預雖文肅無所私實辰立意也故同伯怨望即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詎於群口矣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
銓督運過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
中太常卿鐘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閑府非卑
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

文在茲

萬曆陝西初陽督學 聞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茲呈七
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茲第一乙榜首
龍圖次舉龍圖人第一

無賴妄奏

萬曆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宗高宗駙馬塘賜物又第二祖
蔡京丞相女盜物并發吳慶封漢子家寶物萬萬湯顯祖若土詩天帝

恢諧一字聞宣和遺事莫紛紛獨憐千載椎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按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箱讓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違賞報相封殖極供後人官帑又供後人証墨何不將六州鐵鑄其身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段鑑重聽臺營問幾令郎曰外郎二十四人滿堂笑之無錫知縣謁學使學使曰鹽臺於貴縣有說答曰已渝明日進硯問其故悞鹽臺為硯臺也尋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生正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變

萬曆吏部郎徐大祖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寔不報受內擢進瑞
異若干列几上上欲受之適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國子先生論
人當不差奈何受之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獮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匱桐鄉行昆陽值
之贐五金子遜貽制義三百首內食不厭精全稿祈應試錄之拔高等
食廩又易義售姑蘇酒家六瓶後冠禮闈梓人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晉儀部隆長慶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
歸之

長卿佻達不羈先因宋西宦家狎飲罷官常游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
滿座詰及前事忽曰宋夫人真絕色也衆為之匿笑又曰吾一夜可度

男女十人歙縣吳德符允時在座為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昆山顧天竣開雍志蘭溪趙相國志皋墓簡肅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諛
墓之習銘曰公初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主偉魏科
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靈沒永寧也

張九德

萬曆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勑俱宜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
前大書一酉字畢滿一場驕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解其故復四
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曆丙辰七月晦虎突入杭州錢塘門旦遂之踰城出不能獲楊麟初
先生與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徵嘗入內間娶今日何衣辨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姚叔祥士清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裹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若教更問郎何似嫁得郎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怪之邑邑成疾傳吏卒取冥衣來祿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巽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笑

撫豐縣

孝豐縣令其諱孝宗母傳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山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而皆無恙

檇李詩人

萬曆間檇李詩人順盛姚叔祥起傭書丘遂本天宦寺僧空楚也遂於
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游薦紳間陳無功本龔邵守勉侍史
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
家設恩主恩我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自稱名殷東舉 本村農夫
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卑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曆間濟
南歲貢生王之翰選 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違感心疾見人輒曰
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葉選 州同知上疏求與
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部准通行弘葉見巡撫遂稱老大
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病死見冢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令典萬曆丁未進士嘗從官淮安教授王子分考四川畢出游見都人婚車餘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蜀人俱服素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往廟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縱擠許膝下從者指為太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他

陳心得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解舍失火延燒軍器庫燬於火
築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言嘗久呻左臂隱隱有文旋虧理若動出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至筋裏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楮印倒篆數紙鉛畫

宛然晡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鄆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退食案上印綬忽間放如清蓮花良久始
合尊右遶凡三放花生侍郎

趙南星

趙濟鵠太宰以葉相國孫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見泉無
兒時魏廣微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因失廟
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疏略同烏程朱文肅國楨
在閩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
文肅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韻端之旨駢四僕六多兀城平湖

二公筆黃立極施履來

五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解印以覘其引退陳曰
雖年迫懸車而少子求蔭敍欲少慰之辟如驥馬非不顧息無奈人鞭
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峻見幸充庫吏蝕帑事敗逃入京久
之賈時太監王安安時直東宮因善中書舍人嘉善魏太中復附羽翼
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掖垣於諸公前說為異人客託訪隨委隨應蓋上
交冠蓋下接胥吏故於投合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
如市苞苴日進轉應星回大中中書善傳撻大中笏撻而吏科都給事
中聞原許阮大誠司縣左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名致隙

括銅

天啓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輸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轉錢俱大內各官銅鑄銅溝等物

黃尊素

餘姚黃御史白菴微時有友人丞某懸館致之夕嘗酣歌令召曹公聞之問於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復勿復爾黃酣歌自如丞去聯捷已曾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鐵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雖神貺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錠行十餘里宿封舍告之約其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盤石矣

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貲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類穢物心疑之

俄行者捨去遠問則一惡錢也同知歎以我之富一惡錢亦不可妄得
另易之以示後人

天啓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瘞金若干俱刊楊隨
龍名其主徵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主人大挫其產亦累死以阿堵物
主僕俱斃故知管窪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佞佛殊報

硤石鎮署者 渡海禮普陀洛迦山同舟客某雖積虔以眩疾不暇草
累數卜於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舟謂風疾備肺
少許俄觸風長年偏詰諸客其人無以應奈何以我故貽患諸君乎但
乞登岸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分必死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
所往值途人告之故途人謂我舟便掣抵普陀迅帆乘風昧爽泊禮
佛下山而前舟方至誠問繇則積虔所祐署者能記客姓名

天啓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陀且至風寢之盡溺

崇禎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餓凍死

丁丑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舌縣斜橋民旅宿以鑰其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判司業稱寅弟還詞林不復稱寅

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稱職名答稱友生萬曆末葉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蓋聞之黃潤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維襄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繫京秩即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掛名京衡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尤以豪於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子弟於師則侍其在交游惟於達尊稱侍則可

平等交何侍為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芻蕘工瞽苟有一言合
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
可受教見解亦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隆萬間吾宗約之兄云鄭淡泉先
生官銓部時通判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
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追家而猶漸一教
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忘復古者
請達衆獨持之何如

通家子記

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謀旬為一
會各因所至考其最短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為謙年十六
勞謙纔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鐵橋公子右雍獲鹿曹潤山子應徵應名
名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於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

歲武進史禹門子志寶少樹二年而史部涇陽雜涇坡稼瑞亦七歲
矣又狀元俞邦揆年十八拜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
客之子也 忽問擅萬一樓集

書法

邯鄲淳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尚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耳拙則
不俗

嘉興助教李曜巖原中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天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筆作大小書傳於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吳氏產夜叉白魚後又過期不產一日請

治平寺僧誦經祈佑忽產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兩鑄萬歷二十六年置

徐州吳端妻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濂之乃銀二錢四件五六日連嘔數斗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盛朱積遞謂

天啓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盛黨逆魏厯加尚書銜魏氏敗國盛除名鄉人朱積因當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刺之輒稱逆黨積簽崇禎癸未榜選庶吉士從李自成迷歸國盛謂為順黨題稿曰冤着肚皮包世界掉開眼孔看時人

沈淮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辨掌禮之且薦於同年巡撫贈直過望忠賢感之天啓初相科給事中憲世楊

以太學門生來謁勞閣人沈光一轡三日終不為通世楊志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軒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辛時見熊宗命又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媚市人頌王豐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淮削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苛 上自改重時旨出人多文恪修怒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攝我耳

毛文龍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祐勤而歲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

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祇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繼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不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亟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董去任即廢蓋懲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賴錢捐國塞菴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覓奇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一人負獻上紅金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撫其額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白額兒命二子台碩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壽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啓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
遷杭州登江岸失印三
日或得之司前名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劾去

箕仙

天啟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淮陰侯也
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等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
看來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搆未央愁日月無光
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浮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
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溼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鄉乎曰不可在城乎曰
不可然則城鄉間乎人不可歷問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
同各官估諸物抵丈武官俸有花梨木烏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
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字問之內監云神宗皇帝寶
座逆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幛崔呈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壽六十
壽文一篇張瑞圖慶榮壽序一篇黃立極疊承恩論序一篇馮銓祝上
壽上公俚言百韻沈惟寶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嵩壽詩一篇馮銓詩
曰德稟乾坤秀身依日月光惟山崑嶽葉瀛海大汪洋甲代名方大於
功姓自昌徵靈生伯甫苗裔出高陽文武人稱傑經綸世待匡器含高
九潤胸富甲兵強偉略高伊呂雄才生管商粉渝超漢苑蓮會潔軒唐
已識天顏喜還知夢資良楨宸心膂切禁苑姓名彰玉佩趨長樂金貂
傳未央袍分仙仗彩袖惹御爐香疏附明離照周旋互寢陽前星初熠
熠幻海已決決羽翼山手鷹揚渭汭祥龍飛時放蟄鵬運遂博羊博

望真師友承華賴贊襄風雲應契合魚水恰相當輔導歸仁術謨謀得
智囊鼎湖舟再起玉儿命重揚堯舜當我世皇變佐丘皇瑞圖星宿合
令譽斗山昂曉日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簡元老展青箱矩尾
雲彩扇駕鵲簾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客星芒刻表尊公望惟篤仗子
房謨猷規聖學紀法震乾綱大有時方奏中興衆所宗英才初彙拔宵
小或顛狂笞筆希鳴鳳盈廷起涕爟玄黃將易色同異各寄戒不有風
雷震幾令宇宙荒燭龍開朗耀魑魅息披猖求舊存耆耇維新洗肺腸
闢門等上聖重治清前王黔首沾膏潤穹玄賜福穰苞寫儀頤洛寶璽
見臨漳部奏清河瑞家藏棲故糧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康文石肇天
柱靈鷲駕海梁純忠扶社稷壯志掃撻槍時下修刑政軍興只攘羣雁
門無豕牧雉堞固金湯挾礪從天府投牒自上方律師遵豹略騎虜政
鵠張九載逋逃寇一朝思啟疆羽書連上苑烽燧遠長揚更有機閭巧

番來輩穀存虺蛇生肘腋胡越隔蕭牆究計潛相應梟心未可量公車
頰碩畫黼座獨彷徨非得宗臣力焉能薄海康運尋先祖且決勝瀛疆
場太伯隨旌指昆吾早劙鉉有奸皆鼠營無賊不踐踏麟閣分庭炳雲
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

德宜償祚土

家業分第在帝鄉山河延

奕葉闢閭盡冠裳興漢推平虜平升實破羌匪夷宋升服歐脫化蠻桑
九塞威靈赫三朝典誠襄梯航歸玉帛瞻視肅巖廊顧矛第茨地盜容
荆棘經營勞勞盡博節備周祥徇梓共挺桷棟桷在棟梁子宋仍勿
亟農事更無妨宸極端袞冕中天起闕闈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裕

龍蟠去斯于虎拜鷁嘉猷高且爽大國闡姪姜帶礪申盟誓虔議異

璧璋上公崇特進七廟儀蒸嘗玉給猿渥雕弓頌什煌尊廟先後意
史冊萬年芳畏曠夕夕戶祝江濱偏苦棠承恩亥甲第開宴沃春觴嘉瑞
生芝圃輕裘解鶴鵠攝厥貞益月晴旭送餘涼譯國絲玄雀璫池下彩

嵐上台輝煜煜南極映蒼蒼鼎熟珍羞味傾沅瀆漿大官領御簇笙
響振幽篁雅樂登歌繞和聲係占鐘玳筵青玉案丹墀榮瓊霄王母蟠
桃日安期大棗瓶添籌勤海客托戟列朝郎壯志千秋樹箕拂五福章
群情勸九錫獨坐引雙黃元宰無窮專朝家有道長嗟予才朽落念我
學涼擣散原無用榆枿徒自捨明公垂顧盼溝斷被青黃知己稱奇
邁禔躬竊慷慨有懷惟縷結消渴欲膏肓虛負雲天義安能寢食遑
環恩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虔誠成箇箇願言千紀壽長進儿

霞觴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恩浙撫潘汝禎倡之伺始成郡人黃憲
副汝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憲論破局等忿冗則流
聞憤之耳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幕客程於吉偶間即報塗蒼頭忍懷賢訴於
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 始禍不自棄後頃其榮人事
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令能歲試
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朴勉如命宗戚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
謝逢掖受章服之榮

天鑒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胡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吳越剽探陰事德
清慕爽深以置海盜中書吳忠彦家嘉興岳和聲虞廷陸合謀作天鑒
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贏東林得為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人品
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後繕把總 峩致之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也又

五千金託岐山壽崔星秀謀薦起中彥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曆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常述夙生晦迴之苦本蜀人
讀書山寺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憾死書生亦沒罰作
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霜脅痛過鞭箠後轉生某氏出胎方落自
喜為男子舒手連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死九歲不
言偶讀一毒文父駭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諳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
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性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裏也可戰 上曰何
其粗也間引疾溫旨以諭日好出來了

閻揭

閣揭萬曆前不數進事閣重命元輔秘啟多所嘉納。先帝時屢蒙視為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廢之

待漏向應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縷。上禁之。俱露坐松林下賜大臣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周或

嘉定伯周或樸謹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發公太史太史問宮中異兆曰有之少時某姬來命出拜之某姬遠仆地今想之或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所撻免

歸天津多養女御史 吳阿衡巡城時納其女云貴妃女弟阿衡坐事
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田氏推阿衡邊才歷總督
蔚遼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衡疏辭有云臣繼妻即
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僭擬宮
掖語極穢喪亡何敵入牆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內衡及諸
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嶺矣阿衡起坐率裨將出禦勞莫可遏
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臨其家在嶺亡恙必遇挾勢顯僨造
請朝責權出嘉定周氏上辛己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算故太
學吳興茅元儀妾楊宛本吳姬也善琴書弘遇至茅氏求出見即脅以
歸壬午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稍斂戢明年奏進其少女
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宛學琴曲不再授 先帝納之數日不朝弘遇善
誘致富人鬪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為地富人心懶手博竟大負至數

于金弘遇立置馬廄下責進不少待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某悞耳其
術一日罄產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脣田氏逃民間今為貴家
妾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蔭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或問其
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費縣
張四知代之如餞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丹費縣初不以為然
已悉如其言所批牘報曰照行一日語吳驥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費鄉
陸 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我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以對
未幾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木強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見之詰其故不

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余何上自此復取諱
僅祭一壇予半葬興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馳封告勅舊詞臣贈官告勅舊中翰崇禎初贈高攀龍諱命許士
柔擅撰被免

凡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
臣題尤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鑒提督京營勅書擅
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張鼎

華亭侍郎張侗初鼎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嫋嫋侍郎苦之沙門遠觀
有道術侍郎以風命問令持咒
虔誦半載當自悟也至期恍覺
前生戀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慮未可示後罷之 日講六人專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密諭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郎必謙筮仕初入幕後忤意榜曰革進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雞署及漢儒以隣屋為瞿給事式耜也漢儒通刺自白瞿不納曰陳氏逐客何判為漢儒恚甚入京欲許必謙會邑人陳復以家累逃京師怨錢侍郎謙益速其訟語漢儒曰陳益我無大瑕隙宜先及牧齋也又訟師單良臣常上牧齋六字訣曰臻曾和溫曾張疑曾謂司札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曾張指漢儒良臣贊自泄於復謙之子復謙因改為激溫曾朱朱蓋撫憲候國病也撫憲方恭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故遂盡發烏程

怒牧齋事而下漢儒履謙並武舉王番立枷死番屋本陶氏後歸錢氏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驥

香山何象闢相國以未腰玉不加意錢塞菴曰毋妨雖未腰玉人視之同為閭老何岸玉之異

嶺南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驥陳侍郎子壯並鉅富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郎至窟盜御史李雲鴻按幼子壯朝議不悅例轉雪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上意啟其瑣屑始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_真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收齋時同社薄其文已采登

第溥又出宜興周相國牧齋反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罪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並憲倪鴻寶云云溫
相國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傳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傳敷陳創暢進退詳
雅上退入暖閣諸臣尚但竚傳上方酌定枚卜諸臣及出門知傳
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受以楊襄毅傳集示方
略嘗曰今日盜熾須十面埋伏法嚴之否則我東馳西驚徒圍走見困
而欲增兵先議 鉤必加派殲一二年之効庶可蕩平道士欽縣洪天

擢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
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憚

平島劉興教兵潰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遼制建州有名
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於戎非有損也明日
本兵以語朝中

晉侯晉侯旣至歸陽陽昌膏臣非奸臣嗣昌大報之謂奸猶可也乃
庸我乎出延麟兵部主事監軍請

戎備

戊寅烽火微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單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而走
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郎笑曰且未獻俘
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忽令召狗麗一干時有言猛犬最善之登城司夜不

虞掩龍裝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故未嘗三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遠出奏火器不可不備上憲
曰朕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昔曰山水志
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
仍游南游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忽崇預物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汎於朝房
九一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王既達東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
張汝懋其門生也過其家聞鞭朴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
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詣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會極門上陳言 陛下夢復諸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益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 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之不得霍達曰此即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轅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築壓其閨蘇州城塗以石矣以是言備徒供喙者一喙

張次仲

張元岵曰今人沽名鉤譽輦金輿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悞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磨所以人貴自立耳

元岵論樂之寶手舞足蹈如伍員鞭尸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是此

意

心竅

庚辰山西大饑人初食剖心其寢多寡不等或無寢或五六其二三寢為多心大小各異

周延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炳日章趙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免辭而今事亟矣寇胡文証勢不兩顧其關係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疏辭即宜附密奏撤師松山回守關門蓄力併銳猶可支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紓程三四月則松山墮矣關門豈能獨禦哉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為計宜興漫應之殊不致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與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與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滑縣魏昭乘井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未嘗涉時事井研即瓊語輒左右顧始發實皆寒暄酬應語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勤王獨不召見自疑懼託耳贖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贖先是遇易州所部兵頗道橫奪學正之弟逼接臣委學正伺報於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與某人非贖者接臣以寢閒下傳庭獄癟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薊遼總督曹文衡蒞前職樹坊於里忤縣官手搏其面縣官大怒杖之

二十 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為吳
絲事麟徵所重得宰壽昌決歲殆四十金意覲溫州同知時巡臺金壇
鄧錄出壽昌隣宦某之門以入百金壽昌宦某鄧錄許之專卒未及薦
正中嘗候隣宦某某謂其索負若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應丈人介
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諳命也願勿再及某宦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
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
拜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宦之力
也又餉以三百金不受

白櫞園石

聊城進士白櫞治園於臨清草二石致自章丘頽幽麗德州謝太宰陞
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櫞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與寄煙齋粗
述意禡胎花向杳歸魂

科第陰德

隨州程鐸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閩閩撤棘邑人日
吾輩讀書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為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
岸某家失火有婦裸奔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僅革有他意坐守微
復解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於夫謂倅生逐之遁懷姪不
能明也還娘家後舉子岐嶷可愛少即補諸生雋鄉榜戊辰同值閩初
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蕊爐其角自度不中格未勝真步於號房見隔
坐老孝廉枯坐舉稿授之記其名乃程鐸也鐸因奏名成進士少年來
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貞長者吾母常誦此事無
路訪覓今借以七藝報於願足矣乃述母見逐之故其寃始白故知陰
德灼灼不爽也備敍顛末以為門人訓

薊縣邵仲陟己卯歸哀化祝氏赴秋闈寓意挑之仲陟不應侍女間

餽茗餌據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語人仲陟竟登榜

吳培昌

華亭吳培昌宰仁和贍貨時歲饑借完漕貨富民五萬金半私其橐營
舊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予繡謂西臺直擬之耳兄事憲李吳昌時同
舟而北志意驕溢笑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復中同嘉興曹容給事中
長沙廖國遴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下復中曰將來誰人
玷臺矣公等何不糾之間其人曰吳仁和也各言其贍貨以隣近未便
糾國遴入他對時侍御史大興寧承勳以堂考次等當朝國遴退復中
從吏之復中遂語承勳曰若授職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復中
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端生色矣承勳唯唯云渠事未詳枝起浚靖任
之枝起例事狀容舊疏以承勳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勳理培昌道德
州見報駭懼亟反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遂培昌乃逐我也東程入京負

其事陰代宜興揭言路喜中人往往不識面借脣如吳培事審承勑何
曾稔之實技起溶等嗾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 上尋昌府部大臣
對訖手勑呂承勑承勑不知所出 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乎承
勑憫然 上曰即未全諭事可悉也承勑勉敘一二 上曰奏不自出
當指其實承勑服而退各責回奏承勑趣技起溶商之承勑回奏皆昌
稔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認速未詳訪之技起溶非有他也章上不問技
起溶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絡事中常熟時敏伺三人起居
三人謂敏同上傾心告之且求為昌時地不知敏賈三人於昌時也會
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嗾宜興揭國璫等有私國璫技起下獄溶解官
聽勘而三人尚乞援昌時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塗吉事下錦衣獄審旨欲令都督駕食性死之養

性私語同鄉廖國遴國遴阻之母殺言官行疏救之矣明日疏上果獲其獄月餘國遴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駱受密旨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遴初不為意良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恐几欲自裁已絕無托一日上手書詔勸武射并及都督裕養性益大恐射得三矢賜茶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恒撫浙有緩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納贖董曉浙江省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詬東廠伺得之欲以閹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誤國

蝗蟲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蟲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燼盡東廬伽藍三像土偶如故室雖燬神裂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殆有不可解者初萬曆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鐵寒落奉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感賦一絕術士俱博不免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莫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負錢相國子錢因責進遠致相國書附以詩得好休時

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流初回返
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莫笑寒嚴無暖氣三春
花柳總成空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寶
七百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
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廢

烏程朱文肅相國同頤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少子
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廢敍而紳以劾郡守朱大受疏六上

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宰木見罪日族父名
許紳市廢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伎偷焚煙以櫬歸

借屍脫囚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 悅因婦許氏借弓婦冤為許氏僉匪於官
舍秩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瓷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官帶
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若也乃歌者中
骥果以歌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屏

姑蘇恭議沈長倩允臨幼子興徐太史勿齋濟議姻或惡長倩以孫館
漢必絕婚得之長倩拮古事書屏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徵以白敏中
為狀元嫌其與賀拔恩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恩以實告曰一
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起聞之曰我比祗得敏中令
當更取賀拔恩矣

梁州志

梁州志故嘉善丁清惠公寶奴產子朱姓塾補諸生以點滑忤主除
名出亡遇山西梁某父事之挈歸冒氏藉登第未進士歷咸陽曾縣令
好貨謫死揚州州志初第別稿瞽瞍北面而朝之其文有曰謹具田間

大老本申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餐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鄉豪逞費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召鄰姥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贊橫不當療也因仆地而歿幼孫瘡絕

陸員外贈妾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徵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澄源贈以燕姬東曰北地佳人盈盈甫笄東方才士曩曩有贊割我下陳侍御中煙鬢柳之長條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郎庶幾俊眼黃衫俠客霍文洵是奇緣拜姑嫜身乍分明敍姊妹心休見別豪豈同於換馬喜或嫌於乘龍晚發棠舟只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懽見畫中人陳媛咏舊宮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問水濱時從蓮房聊採微

芹以充合巹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湖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室作
端庭芳詞題帕贈之入月冰衾三春香袖客遊多負峨眉一魂自守掩
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宵征肅星影相宜殘酒柔聲附耳片刻情郎
陪窺窗今未幾旋傷遠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燕故壘重接玲瓏紅
樓小帕沾餘屑檀氣維聞新詞與能將好夢寄我數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巍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
乎今思其言即早有斜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樊博菴元寃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夕不

能對蓋吾浙恭將四各分一區日浙西日蘇紹日金衢白溫台時浙東

走海盜

馬玉

燕伎馬玉擅美百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侑飲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頗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於錢塘西河候陸員外澄源問近况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聲唱曰公公一日發九五福自天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薦脩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於費重專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門嚴邇而徑寶愈廣癸未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山陰朱壽宜為

卿錢寄進累美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娼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修徵常熟錢侍郎諫益娶柳如是並落籍草臺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營今遺規漸盡惟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徵奇按廣東攜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遇颶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劫嘯聚頗衆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為長各約投敵於海不沒者為雄獨芝龍投敵不沒衆因推戴常值颶舟覆沒風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

以海晏搜職對郡寮吟曰鄭廣有詩上象官丈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
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蒙不謂令鄭氏萬倍於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氏曰
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傅臚訖以守令闈人命進士減稅政一月閣臣
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於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濱預選俄易

魏學濂

魏學濂壬午舉南榜樹旗於門額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聲矜印曰

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手持一端葛為致阿母
前子一曾過我貽我絕命篇竟置不讀一讀泪涌泉初念死即死轉
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優焉不如子一者高車何軒軒

華亭李叟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若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
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弊

崇禎時錢法日壞薄小如鷺眼行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菴入相携
戶部夾鑄錢若干錢上之為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 請禁萬曆泰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崇禎錢
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日識者知其非
祥

降級

級

崇禎來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字惟守令必開復得轉咸歛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一降九級書奏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入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二見歷十四年歷降三十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豸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罰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慶賀假語閣臣曰 東宮又荒疏四五日矣見忠節麟徵家誠要語

閻武

先帝力能開勳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領行間皆不能用造甲每利矢

陪之駁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過重難堪玉堂會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修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刪枯樹五百八十六株

後湖

崇禎四年修後湖冊庫柱刊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於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戊戌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辛巳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於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速辛巳嘉定侯廣安峒曾視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則加杖有差他郡少者數人

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患其衆特簡七目曰日月星辰曰盈蓋
蛟龍曰鳥獸魚鼈曰干戈戚揚曰麻縷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
共錄四十人以額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駉

李建泰王錫袞丙子主南畿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革建泰等計必
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駉桑若停科三年二十二朝稍長帝下朝除名
停考三科駉不能還訴建泰生雖不敵奈何以駉塞責也建泰語阻許
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
師 上問贊幕者誰也舉駉任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為順城所執偉其
貌知李姓拜稱皇叔聞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聞殿得建泰仍相之
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 一為裨將幾被僇憇之至
是誣告建泰通叛逮入京鞫之不實某坐誅建泰得宥駉事弘光朝拜

仰史巡接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譙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享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操赤壁之戰足下且為荀文若何也王慮穿其兄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濟好方術謂丹客俱給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都督欲授余余不應又有小方曰得一環吳興茅止生祖請其法遂賈作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藜藿無措若曰享一環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稗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延士方某試作黃白珠驗持宴之方士某竟舉箸頃脫此事往往多陰謔僕雖長餓不顧聞也

金蕩

宋杭人周承裕私鑄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
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好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
著為令

田汝處

按秦漢以前龍閣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於佛
像大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耗莫大於屏帳移晷箋箋器飾之類歲耗
不可勝計如金陵蘇杭製扇幅天下其廢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
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慈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遊值筆
賈爲吳中故人相詣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點暗勿自阻即得達英當有
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剴然天闢見異人坐石牀延接
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知終朝夕也於是僊往來爲常熟

時敏子來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厯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
師敏成進士除海寧令對所善諸生若輩游宦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
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調安陽又調固始邑娶婦基擁貨數十萬居鄉時
危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貸並寇逼驅入城被難因籍其家已
遠 部主事給事吳昌時來項考選召對 上臨門手注御史出語人
曰貓頭補子豈人所着則宜與密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 調金華
守上書自明又得留尋從賊除昌黎縣令御史蘇京除四川防禦使敏即
修謁歲節短復衣長跪已遁歸昌黎相如告鄭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
僭亂當得偽官領守忠節時間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陷賊署水
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慶減死貶台州司庫大天寶十三年
與今之甲申三月同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於前知司戶亡論
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於津要附宜興未足轉於附

賊矣

吳之後五議

南渡初 諸生吳之後上吏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山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揚鎮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在某地對支或對支隣近益省即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途運維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鼠雀行腐之額今糧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幾何過夏加一耗之足矣對支可無耗也浙直兌例每船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升一船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每石蘆席車腳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船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造又外帶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四省運

糧京倉遠近軍使較之遼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蘇松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三斗春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兩嘉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二年正額外卽餘米十萬有零以佐軍興

九邊已絕開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淮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淮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紬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官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亦便紬布十有餘萬編審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並廣德州供織上用

如金花綢大紅錦每匹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九錢共計十八萬匹
又細造六千匹如虎豹綢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
只豫園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紗黃白絹並鋪墊等
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於四司料價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
不一而足再如天啟間題加釐餉七百六十萬勦練二銅浙直廣福江
西五省亦約一百四五十萬而問馬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雜稅金花及
十庫茶蠟顏料築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現在千
萬有餘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疇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父被難航海至溫州入閩隆武朝加太子
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溫州因募兵乏餉欲
徵魚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堯爭魚稅成隙而君堯部下毆諸

生致諸生洩洩宗伯遂疏恭盧賀兩公丙戌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
君竟夜遣人殺之

趙庚

吳江趙庚字煥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文選主事遭亂祝髮為僧遠
游天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省試曰此多事
己鄉舉日久多事終無所囑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真武之神携節
焉香火驟溢改創神宇其僧積鏹數萬趙氏子孝廉濬利之許於巡臺
秦世楨謂有張角之孽事下蘇州同知或走天臺遂庚還成其子庚
不得已同二僧來謁平望值風舟覆沒出庚俄坐逝桂高碑記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遊於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鳩獨足千百為群每
集處不旬日中流寇寇號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腴人嘗見空中飛

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逃南常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東向即燭東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隔於榻並榻卧者不知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瓊借卧者瓊焉時扶掖甚苦久之魂登榻並卧又不相屬小間同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游答之曰我顧甚但未知彼許我否同年駁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而愈因歷歷為包長明述之

修志

茫石湖吳郡志成嵌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諱曰是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改辨亦弗敢列以書藏諸學宮見沐人趙汝談序中崇禎初梅_海溢教諭平湖趙無聲_維以修我縣志見忌濱行東予曰不佞故

以痴癡為不知者所詬罵不意世間亦復有如不佞者亦更有如不佞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勝信矣

備養

有賈江北者慕二備背其裝先各與一金嘗午飯旅舍忽失二備意其遁出備養參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備也本兄弟俱諸生也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周公貞記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攜李睂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 太祖高皇帝聖諭牌因攜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昆陵人舟泊有兒鼓枻用明詩紀之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衍門

正志修齋疏曰竊以久莫久於無

量壽奚誇上古之椿永莫永於一那好納須彌於芥蓋謂仁者必靜
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求止於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虛譽之事不審不
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
尊者耶但願身雖幻有借假可以修真時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
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殆其庶幾政在不違三月况乎黑
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顚用克勤到孰謂
延齡非進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算乃宜喜宜懼
交關事且百叢覺為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鄉老而兼國老我則憂未
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齒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歎望略弛
刻責便墮自寬財失思維遂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視鞭影直爾長驅

效野牛之去尾牙猛然大奮幸爾落日之方可想會且形就而神和觀
河見之不殊何妨年變而月化伏願自今已後寒威儼骨梅花識天地
之心和氣滿懷殷種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西江既睹
夜半之星何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點雲雷華秋水澄清
珊瑚枝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都守李問其故曰無他第寡欲耳
莆田林貴生宣德丁未卒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
夢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

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後圃者生於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亡子五難祖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八歲

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安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什邡湘陰翼陽餘杭屢難屢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近縣滿歲即褒封於是授英山縣知縣三月即貤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僕眷萬歷有司存恤

崇禎三年四月詹事黃士俊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令有司

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馮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令下部旌禮

私謚

奉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卒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貞信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谿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清嘗代兄濂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涵徵君私謚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濂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廸禮部尚書殉難御人私謚靖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林寧訓導太祖試鐘山雨露及篆鵠二賦
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孫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昆山龔翊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照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雍稱廉官第一卒鄉人
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
私謚文毅

華亭張瑞仲圭黃縣訓導子 資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陽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己接物一
以為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敬先生

海寧祝莘 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恭政門人私謚文惠先生

福寧劉鐸房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葬如禮有履采巢
及卒學正閔鶚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晚書至忘食淹貫百氏有失則悔
字守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抑先生

閩縣何廷議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剪九達文端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
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於鄉知沙縣諭民十
事隣士就教廷禮之廣諸生額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廉先生

海寧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咸謹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杖卒門人私謚忠定
先生

華亭何震汝元官教諭嘉靖中有司祠之私謚先生

華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顛斗求身代母獲瘥而海以瘁
卒里人私謚苦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萬孝純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淵孝先
生

吉安曹嶼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潤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慶陽李夢陽卒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先生

射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鄆陵陳友諒

鄭

誠甫膺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

人私謚大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

進士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私謚

介肅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使

慈谿顧鯨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
鄉人私謚正道先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穎發先

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貶先生 王文深集

海鹽吳昂德翼官 左布政使私謚文慈先生

徐憲忠官奉化知縣王文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齋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徵私謚恭懿
慶雲楊梓大威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清節慶雲縣志

高郭黃秉石福府左長史 恭王甚禮之父可大 推官恭王私謚順
德先生 南城鄧元錫 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生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懿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朝錢牧齋

或題虎邱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盛京榮歸之作入確紛紛意
正濃莫贖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辛窪

況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庭邊柳撩亂春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
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舊名唐
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達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俱劖意恐不免後御
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勳像弼終登州知府

黃巖林侍郎一鷄任江西布政中元日畫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尚在
喉間並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其坊老婦祭夫也問祭品及先忌
長以服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日也

弘治中 趙琥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閭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閩中教
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頗自負竟用秋闈明年丁未狀元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谿趙志高久淹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揆花文德來訪俱鄉郡先達也婦笑其老孝廉妄觀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錢諸孝廉獨趙不速明
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寶夢謁拜程明道先生後宰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等祠果如
夢中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遇濟寧榜人懇懃加等云夜夢人呼我迎
工部驚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乎累歷南京工部尚書

應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不省
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屢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
即公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上海夏景華萬曆辛卯秋試畢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色衣者
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名米捷果值某
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云亦笑而置之其人
適書榜主司折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遠書上遂不易入陽城李養
蒙丁酉山西登榜亦畧同俱戲為之非有意也

萬曆癸卯漳州陳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連席因
告之汝椿果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

汝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厯大馬司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曰兩是
亭設座三為楊貞肅繼宗許忠節達揖公曰虛一以待然須他日今少
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
殺之判曰鬼殺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御史以屯馬按漢中修諸葛武
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濬夢武侯求紀以告公模記財半稿未就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子夏居夢社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棘而非其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千里桃花客魂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璫戌肅州夢紅梨花為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錢之演紅梨花傳奇不覺追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徵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魄無功哉得桃
花滿院紅任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復令永新署壁前令刊
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捷報其名方自辛報者又云非也若乃道素當在後因
改名道素己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

平湖徐在中禱於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關聖同宮後守廣州遠入京五
月十三日棄市相傳關侯誕辰也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闈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子辭

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攝者懲駁徵出

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闕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廻冊分黃黑總數十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中丞從治四月二十日己刻蒞任守宗以驥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闕正將旗鼓軍容甚盛導馬八匹入公署見中丞於內室凡列二書劍一研一中丞報書治裝飲羹豆湯即檄豐都之任各神郊迎三十里進臺投冊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午刻中丞中砲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厯城邀其姻王襄一往襄一夢韓印其衣領及濟南陷韓以人雜果印其衣領逃歸

沁水王廷議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以為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咢生次之始悟

鄂縣包文輝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韋駄神曰文雖佳以啖牛炙投文
廁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為風颶去無可
跡缺另賸卷方遇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
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壬午天榜首陰鷙科三人德行科四人才用科七
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戾恣睢若
千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著如前或硃筆書脩字如玉列貪淫中驚寤
是科第四人韓濟寧陳孟脩家闈將單廟側崇禎時同子數十人謀
毀其廟厚布旁屋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詫辱不自覺痛自餘體平夢
周倉曰與爾二羊皮及起傷目始曉嗣後孟脩弟卧廟旁開將軍語
周倉曰爾礪刃我將鋒諸囚亡何諸囚以他事聞死乙酉清人開科孟
脩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嘉善陳舒姿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衣冠非所制也清朝己丑南宮七藝俱出宿構

萬曆夏六月戊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 帝臨殿 東宮皇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遷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天云京城臨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聞變追憶前夢雖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途聞鄰婦哀慟旦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趙生期怪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即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弋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斂沒見懸梁遺稿啟與朱墨不異後應試易名簡辛未進士

夷堅志溫凌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尋遇生日於邸舍假寐夢人請吃
麻糬既覺脚隣婦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糬祭享感泣耳文鳳問
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訛因拜姻
為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於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樽掛名時
豐吏部南歸才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莊申瑞泉丈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丁文敏笑
而額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住侍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一中同年相善瀛海邀沈觀燈沈指鯉燈曰此鯉
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大嚼再進一鐘
平湖沈萃積少所狎羽童補功曹厯長沙衛經厯沈厯蘇州守陸員外

嗣端改唐詩嘲之鶴氅雲冠宮樣妝春風一曲度為娘師公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曷足步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蘇州值雪玉皇昨夜買私鹽故把鷺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個蘇州通麵煎題虎 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娶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丞非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璫以匠訴冤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政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溫正春由龍溪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

嘉興朱仲義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
起昇已出平康巷解厄還登波若禪節按木魚移此日歌翻虎鳳想當年一心未絕
紅樓夢春夜猶思醉管絃

海寧陳某櫺帖三十步聊算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日三分錢
聊曰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旦

予友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悵投之介人賦一絕句
君是鬍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東家醉只為當年一字
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 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通堂或請其義笑曰
賊秃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巒 進士游狹邪間題香笑堂友人問所出曰千人

日个个美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癖為之一笑人有咏杜詩子璋齧體血模糊之句而愈瘡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 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魄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聲半夜真朱魄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潭龔某販參遼東寓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侍治一金壺逆旅知建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錢醉甚宿焉詰旦城陷南隣客俱殺本邸獨全而龔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之謀預定北即以大駟頗追之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夜伏

神座下見侍像進薄唱名某人破基殺至吳基云殺於黃偉駁基質明
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日黃偉因報吳問何以知
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於爾或宿業若甘心焉寃報何時已乎即神
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革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遼東
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疇昔令道謁巡撫蕭起
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隆實非南將又忘為存
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贈三百金使不因存仁風好何至誤惟其網哉

澉浦所百戶王雲達造亂同婦應菽乳自活弟婁亡賴以百戶名官
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接名捕百戶斬於市婦氏終配營卒義不從自
經其弟尚存

同庚

永康程京光正誼義烏虞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時生同
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辰州仍謫潛山
邑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曆癸丑會元宣興周廷儒天啓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戊辰會
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曆 月 日其時地小異先後冠南宮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睢州劉淮以孝廉入大學應事兵部時同年詹伯齡亦應事
內承運庫送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斤蠟鬚二圓如鵝卵長
三丈東方朔桃核半枚大如人掌鱗皮一大小珊瑚樹八九枝次日余
同詹遊觀之果然鱗皮已蛀闊可七八尺桃核中鑄東方朔桃核五大

金字劉淮間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長時 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同陪
臣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佩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又一
人書云日色纏臨仙掌動香煙欲停袞龍淳余同劉宗敬觀之良久宗
敬曰此夷人寫早朝詩有意笑中國嵩祝之晚也象慄然

劉淮

南曲

海鹽腔始元濱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甫

國榷自序凡例

亦左氏曰 明興垂三百載治最駿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遼言
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倘之秘閣
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剗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耑述故其官與
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抵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譽而前
後有所編摩俱本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纂舍非正三公而尊八座
者不得秉如椽馬且 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
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集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進也
噫明之於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倫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足應
者 神宗時陳文憲銳意於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
史恐不堪為唐宋六朝後何論雁行也計其時踵新都雲杜二三君
子足仕鞭弭而曾不一收謾淳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為

釀謫沈陽之嶮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福攸也
而史史之權不有所競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為塵風冷塵
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顧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年永陵議禮至於
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既而猶新此將何以裹之也定慶寶錄告成
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授繅謝世以國家忠厚鴻寵昌言無忘諱
而于載上腐刑餘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
柱枝耳目盲之誕淑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
命諸臣爲晉史始割綬而不適於一永叔爲五代史則著爲新唐書則
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於同此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
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爲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具才北地才而不史
鄉野缺史而隱恐以沒入其初皆不踐永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遂老
薄言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亡或任爾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

摧謝規避疇以身為財的哉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僂欲張草輒自憇
怒臂不敢稱述間竊諸家編年於謁陋脣兒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哀
然成帙不遂友棄舉而薦之銘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諱哉
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芻狗之不若何
況乎綿蕞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客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愴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
終當復顧聊議於後 遙又跋

義例

橫水水上曰權漢主帝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
權而字衡之大括盈潔毋靡盈塞毋猥竊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
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謨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圓冊即
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
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輕若事
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
採否則間徵一二毋或輕徇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窮蔓舛正間漸尚氣格而敘事之文猶故也章
奏嚴繁嚴蕪乍讀輒不易竟故十波其九鍊年鍛月尋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日沛公曰漢王據寶以書後人或慨從帝號頗乖其
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復厯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
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李陵詔
勑不諱偽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管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好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其貿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證諸人評騭採其確數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鶴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鶴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於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侍朝東華門適奔馬墮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甚而漏犬之色則鱗筆豈易擬哉噫哀銳遠矣穆修張景銳在季孟之間

天啟辛酉值內難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橐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賊其匿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繆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群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攜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墮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劙予病相之矣江左遺民談遷

瑞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榷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載於柱下筆札不綴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纖象也迨雲不待合而兩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滑夏天乃與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就敗擇筆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就敗張口而談國事漢興

初尚模圓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恭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材頭史嚇崔浩以謗國羅禡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

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畧如豫闢關焉鹽官設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榷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榷若

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修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
孺木以帖葉之暇而效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曉故能
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
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
之唐虞三代之治而撫愧我 明之清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
千古郅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 明也宜孺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
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
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觸且獻而藏之金
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洲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達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為諸生不肖場屋之僻固狹陋而
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

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集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官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避荒歲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迄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討崇禎十五年之御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敍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間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盍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湯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願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歿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

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
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
人與事緝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
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
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
何今之作者矢口違固而不屑於悅空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醇
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著殘書數本缺墓單辭使
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覆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

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敬與五
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若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
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
祺來予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實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中年燬於火乃復沉思強記覆閱草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禿餞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清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望嘗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致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寧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立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祚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安畧全集遠奉迎使事見禮圖經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歸初非囚堊城奪門言何端譏璫策始建張憲毋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趙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謠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雖建以為是橫

本傳見海鹽縣志

談處士遷字瑞木性好博宗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皓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於革除多失實焦沈陽壬人也而於正士加厚疵徒徇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集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漁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詢於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諱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恩以國之不幸傳一官高乃止已勸寺吏炳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悞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於麻涇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

張家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游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著叢林集十二卷又詩二卷北遊錄八卷西游錄二卷叢林雜俎十二卷叢林外家六卷海昌外志八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譔

窮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
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自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
葬洛塘南意其時馬嵬崇封蘋藻修潔盈惟是三尺之上已也宜有廟
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縣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
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長不廟貌其間
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易勒申胥之祠額易說於是塗墻未
減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邊直樗里悲哉乎後之人脫眺焉壅竊寸尺竄
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魄全東平之寒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木已也併
故廟而佚之跡若下鬼令於叢祠名實俱喪盼巒亡間僅附公於右沿
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遠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
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於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之廟成
於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潤睢陽非立廟本意